



艺苑论剑

□朱丽

剑影藏新韵，江湖有清瑕。改编自《千劫眉》的《水龙吟》，是一部在新武侠赛道上既有亮眼突破，又难掩缺憾的作品，其优劣交织的特质，恰如一个双面镜，照见传统武侠题材革新的可能与困境。

作品的突破值得肯定。在叙事上，它跳出武侠剧快意恩仇的固有框架，以非线性悬疑叙事重构江湖迷局，开篇即抛出“郝府婚宴灭门案”的血色谜团——黑衣琵琶客以音杀功屠戮满门，幸存新娘眼中凶手的面容竟与唐俪辞别无二致。倒叙与插叙的交织让故事层次愈发丰富：方周掏心案的真相在闪回中渐次揭开，柳眼对唐俪辞的刻骨仇恨背后藏着致命误会，风流店的阴谋也如蛛丝般缠绕蔓延，让观剧多了智力解谜的乐趣；人物塑造打破善恶二元对立，更加复杂化，人物群像较为饱满。罗云熙饰演的唐俪辞清冷腹黑却藏悲悯，阿谁姑娘外表柔弱却内心强大，柳眼因误解走向偏执。群像皆有复杂肌理，率真卓绝的池云如热烈的星火，沉默忠诚的沈郎魂藏着复仇执念，飒爽的钟春髻在苍生大义与儿女情长中挣扎，就连被仇恨裹挟的柳眼，从挚友到仇敌的蜕变也写满人性的挣扎，这让“情义”二字更显厚重；同时，东方美学的融入更添质感，从“音杀”绝技的美学表达，到复刻传统纹样的服饰道具，都让江湖多了份诗意底色。

但作品失序的短板同样突出。打戏过度依赖慢镜头与特效，鼓风机营造的仙气取代了武侠该有的利落风骨，终战场景光影缭乱，缺乏真实打斗的力量感；叙事节奏忽快忽慢，前两集铺垫的核心矛盾未经过渡便跳转支线，镜头在近景与远景间频繁乱切，造成叙事断层；部分细节打磨不足，抠图背景与实景衔接生硬，角色妆容也与武侠人设略有脱节。若能补齐短板，这部作品或许能真正实现从“有新意”到“够出色”的蜕变，真正成就新武侠的动人模样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□韩容佳

武侠剧《水龙吟》的妆造和布景风格缺乏辨识度，情节设计也多见同类作品的叙事影子，暴露出该剧在创作层面的同质化倾向。

视效的风格化表达是奇幻古装剧吸引观众的重要方式，这类作品往往通过独特鲜明的视觉呈现突出题材特性，《水龙吟》同样沿用这一思路，但未能脱离模板化的风格呈现。从角色妆造来看，男性角色多以繁复的华丽服饰搭配高颅顶束发，造型风格多偏向精致高贵的质感；女性角色则普遍采用纱质长裙作为主要服饰，即便角色身份、性格存在明显差异，类似妆造也未显示出差异。剧



# 纵游玄侠

改编自藤萍小说《千劫眉》的古装玄幻武侠剧《水龙吟》近日开播，讲述了从“异境”来的神秘高手唐俪辞，在浩荡武林江湖与神州大地中游历成长。该剧以奇幻瑰丽的玄幻世界为背景，融入了武侠的侠义精神，剧中人物在江湖中展开冒险，神秘奇幻，刀光剑影，展现出独特的魅力。

## 外壳浮华，创新乏力

中林允饰演的柔弱孤女阿谁，包上恩饰演的飒爽钟女侠等女性角色，大多数都采用了轻纱广袖式造型，没有通过服饰与妆面的差异化设计凸显人物特质。这种妆造的同质化，弱化了角色的个体辨识度，存在着串戏的风险，也可能让观众产生审美疲劳。在场景搭建上，《水龙吟》同样承袭了仙侠剧常见的重形式、轻质感的布景思路。剧中仙山等奇幻场景多通过虚拟技术制作，缺乏自然的真实感，各门派大殿多为空旷宏伟的设计风格，但在建筑细节上

打磨不足，表现出一定的粗糙“塑料感”。这些高度相似的场景缺少独特的记忆点和真实质感，与多数古装剧的布景设计具有较高的相似度，且江湖应有的烟火气与生活气息也有所缺失，降低了观众的观剧沉浸感。

《水龙吟》中的主要情节多沿用古装剧常见的叙事套路，人物设定也表现出较强的同质化特征。剧中阿谁姑娘的血能治愈唐俪辞的设定，在以往的古装剧中多有涉及，该设定缺乏铺垫，逻辑自洽性也稍显不足，更像是为了

绑定男女主关系、制造情感纠葛的工具化设计。男主唐俪辞天下无敌的设定，采用了当下爽剧常见的创作逻辑，反派角色在智力与武力设定上相对弱化，以突出主角优势，通过具备爽感的打斗场面不断刷新主人公的实力上限。这种叙事模式与不少古装剧中的开挂式成长套路存在相似性，使得角色成长应有的人物弧光不够鲜明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剧情的悬念感。《水龙吟》这种侧重塑造天命不凡、身份特殊的人物角色的偏好，与多数古装

□张尧丞

武侠剧的灵魂，历来藏于“江湖”与“侠义”之中，当一些武侠作品困于传统套路化叙事之时，武侠剧《水龙吟》在传统武侠的根基上开拓出新境界，既延续了江湖儿女的快意恩仇，又以创新叙事让武侠剧有了全新的可能。

剧集的叙事革新，来源于对“江湖迷局”的精巧构思。不同于平铺直叙的线性结构，《水龙吟》以侯府灭门血案为引，用倒叙与插叙的手法，将邪丸阴谋、异境之谜、旧友反目等线索铺开。从金叶寺的飞叶止争，到碧落官的“狼人杀”博弈，再到剑王城的正邪对峙，每一段剧情都暗藏伏笔，为后续形成逻辑闭环打下基础，从而产生更强的戏剧张力和叙事效果。这种叙事方式让观众不再是被动看客，而是跟随唐俪辞的脚步，在探案解谜中亲手触碰江湖真相，给武侠叙事一种悬疑破解感。

人物塑造的去脸谱化，让侠义精神有了更鲜活的载体。唐俪辞这一人物打破了传统武侠男主的完美模板，他亦正亦邪，拥有异于常人的能力却对一些事情仍束手无策，尽显疲态。他并非与生俱来就有侠义的高光，而是在宿命纠葛中逐渐成长，成为一位真正的侠者。这部剧中对于群像的塑造更让江湖血肉丰满：沈郎魂从“第一杀手”变为护民者，池云以轻功卓绝守护苍生，钟春髻与阿谁于危局中开辟生路，每个人都在正邪边缘挣扎，却以肝胆相照诠释着“侠义在人心”的理想。

最难得的是，该剧将武侠叙事升华为对人性的叩问。当唐俪辞以“风吹屋上瓦，瓦落破我头”论因果，当每一位侠者在善恶边缘反复抉择，武侠不再只是快意恩仇的厮杀，而变为探讨正邪边界、自由与责任等人性话题。

《水龙吟》证明传统武侠题材仍有广阔创新空间，让观众沉浸于武侠世界的同时，也为新武侠叙事提供了一条创新之路——真正的江湖，从来不止于刀光剑影，快意恩仇，更在于每一个侠者内心深处对于侠义的追求，对武侠价值的探索 and 实现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）

剧一样，不可避免地造成平民视角的缺失。全剧叙事核心聚焦于门派掌门、武林高手、贵族后裔之间的纷争，鲜少有小人物的刻画，缺乏对人性的观察。

《水龙吟》凭借精心打造的奇观化图景，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观众的眼球。无论是云雾缭绕的仙山幻境，还是流光溢彩的魔法特效，都展现出制作方在视觉呈现上的投入，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众对古装奇幻题材的审美期待。但此类华丽悬浮又高度相似的视效呈现与平民视角的缺失，进一步拉远了剧集与观众的距离，最终没能跳出千剧一面的创作惯性。

（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硕士研究生）